

卷之四

儀禮正義卷十二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培補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既盡

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

拜之者禮又殺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洗升不言酌散者可知也

終燕脫履升席而後祭也降復位反堂下北面東上之位

也吳氏廷華云大夫未獻故於此獻之不敢先卿獻也

注云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也者賈疏云前卿受獻不

酢已足禮殺今大夫受獻不但不酢又不拜既爵故云禮

又殺張氏爾岐云自此下至樂正告公主人獻大夫未及

旅而樂作獻工後乃舉旅旅已奏笙閒歌合樂爵樂更作

以成三旅禮又殺而樂大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

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 **疏** 正義曰注

之尊之也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胥俎實 **疏** 云胥膳宰

義禮正義卷十二燕二

之吏也者李氏如圭曰胥庶人在官爲什長者薦羞者皆膳宰知胥膳宰之吏也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明之士耳大射注云主人以膳宰爲之是士注云大夫之下正夫也吳氏廷華云禮有一時並行者主人自獻大夫胥自薦主人一時並行故經特載之獻大夫之中文雖若有先後其實並行無所謂先後也褚氏寅亮云薦主人不於賓酢時者公未獻也不於獻卿時者爵卑於卿也薦於獻大夫時者亦大夫也同爵而先薦者則如經所云尊之也於此經而知主人之爲大夫也益決旣是大夫而注云上無位者堂上非本無位也案大射儀注云辟正主故不薦於上不薦於上則上無其位矣其始也與大夫同立中庭北面之位至從賓升階後則遂定位於洗北非至薦時方易位也集說亦誤云不於其上者上無其位也者張氏爾岐云此主人是宰夫代君爲獻主君在阼階上則已不得干正主之位而薦之堂下故云上無其位也敖氏云宰夫士也先大夫薦之者以其爲主人異之也不於賓酢而薦之者以其爵本賤也宰夫之位本在西方亦以其爲主人故至是而薦之於洗北因使之易位焉其意與卿大夫士既獻而易位者同洗北於正主阼階東之位爲近主人居之

亦宜也薦西面主人在其東也盛氏云宰夫天子以下大夫爲之在諸侯當爲士也天子膳夫爲獻主膳夫亦是上士敖說得之云胥俎實者賈疏云胥者升也升特牲體於俎故云俎實也敖氏云無胥者賤也自卿已下已無胥矣乃於主人見之者嫌其與賓行禮或當有之

辨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

偏獻之乃薦略賤也疏正義曰注而後布席校勘記云後亦獻而後布席也徐葛陳閔監本集釋通解俱作后

○賈疏云凡大夫升堂受獻後獻訖卽降獻徧不待大夫升遂薦於其位大夫始升故言遂也注云徧獻之乃薦

略賤也者對上卿與賓得獻卽薦爲貴也方氏苞云自大夫以下皆徧獻後同薦省其節以便事也隨獻而薦則費

時多矣云亦獻而後布席也者敖氏云辨獻乃布席布席然後薦是皆變於卿者也繼賓以西東上言其薦之次也

其席亦如之主人辨獻大夫則降奠爵於篚而立於洗北之位褚氏寅亮云辨獻乃布席布席乃薦之經言卿席設於賓左大夫繼賓以西則賓面無卿與大射禮異孔氏穎

達燕義疏謂小卿在賓面者非主人辨獻大夫方有事安得遽薦之經雖言於辨獻大夫之前實待一獻訖乃薦主人不過在布大夫之席之先耳盛氏云繼賓以西若鄉

義禮王義卷十二燕二

射三賓之位然從其類也賓東之席惟卒射人乃升大夫三卿小卿亦在賓西言大夫則兼之矣正義曰校勘記云皆下唐石經徐本集

右主人獻大夫兼有胥薦主人之事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瞽瞍歌

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賤工也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疏正義曰敖氏云樂正先升變於射禮也北面立于備其西亦與大射儀樂正立于西階東之文互見也方氏苞云燕與鄉飲酒樂正先升大射則後工而升何也此二禮笙入間歌合樂備舉而後樂正告樂備故先升以示竝監堂上下之樂也大射惟歌鹿鳴故樂正從工師而升旋隨而降以監下管禮略故其辭亦略也鄉射惟合樂而樂正先升卒告樂備何也鄉大夫與賢能故笙歌間歌左備舉以厲羣士州長教射則但舉鄉樂而鄉之正歌亦

可云備矣若大射則國政也禮宜備樂而射事殷繁工歌鹿鳴管惟新宮故不得告樂備耳褚氏寅亮云所主為燕者或卿或大夫不定故必辯俟其升席後乃以樂樂之禮之序也注瞽瞍校勘記云瞽嚴鍾葛本俱从目徐本誤从月云工瞽瞍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又引少牢饋食禮與樂記者瞽瞍諷誦詩本於周禮執技藝見於王制釋官云鄭引周禮瞽瞍解為瞽無目者引王制少牢解稱工之義引樂記證師與工亦通稱國語工史書世韋注工瞽師官也左傳工誦箴諫孔疏云儀禮通謂樂人為工工亦瞽也樂官必以瞽瞍為之取其精於音聲周禮大師小師為瞽瞍官之長左傳屠蒯酌以飲工而檀弓云曠也大師也則是大師以下通謂之工也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者釋官曰周禮無樂正而見於禮記王制文王世子者有大樂正小樂正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于注小樂正樂師也孔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今案文王世子所記多文王以前為諸侯事周公制禮別立大司樂樂師為天子之官而以樂正為諸侯之職故此經燕射諸篇竝言樂正而不

言樂師王制陳天子諸侯之禮故亦言大樂正小樂正也周禮大司樂樂師同官諸侯樂正兼彼二職小樂正當天子樂師則大樂正當天子大司樂也大射禮重有大樂正監其事故特言小樂正告樂備以別之燕禮輕無大樂正故不言小其實亦小樂正以周禮樂成告備使樂師不使大司樂又饗會諸侯序其樂事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樂師掌之知諸侯燕禮亦使小樂正也周禮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皆大司樂掌之知諸侯大射雖小樂正告樂備亦當有大樂正監之也樂正掌教國子及造士其職較尊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大樂正當下大夫為之小樂正當上士為之又案鄉飲鄉射二篇樂正不言小亦小樂正可知以大射特言小樂正從之則知前三篇升堂者皆小樂正也但對大樂正則稱小不對大樂正則小樂正亦通言樂正例在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
 大射小臣下

乃降

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面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弦為主也相扶工也後

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

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
 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
 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燕與疏合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者以大射儀工六人為禮重從諸侯制也賈疏云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是諸公制此燕禮是諸侯制者案鄉射皆工四人是大夫制則諸侯不得有工四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吳氏廷華云此經工四人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

大射工六人鄉射工皆四人四與六若有諸侯大夫之分故鄉飲疏謂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非確有所據也若以此疏引公羊傳舞列例之則此四人正是諸侯之禮大射六人是諸公之禮燕與射或兩舉之所謂互文見義未可知也又云注以面鼓為燕尚樂之故疏以面鼓較鄉飲後首為臣降於君之故兩說各別然注說為近云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面也者對鄉飲酒左何瑟後首而言也云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者此周禮序官文釋官云大射云僕

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此言小臣納工又云小臣左何瑟不別正與師蓋總舉其官之辭鄭引周禮序官諸侯小臣下亦有僕人同官大射小臣事繁

義禮正義

卷十二

燕二

日

日

日

日

故不相工而專使僕人相工燕禮事省小臣與僕人同相
小臣爲官之長故總言小臣以燕不主辯尊卑略之也又
案此篇單言小臣者唯此爲統舉全官之辭餘皆謂小臣
正也胡氏肇所云此經說者不一如敖氏云此諸侯之小
臣乃多於周官所言天子小臣之數亦其異者也郝氏云
周禮夏官小臣四人公燕小臣相工四人其他請媵辭賓
之類又小臣則諸侯小臣不多於天子乎故禮言難盡合
也蔡氏德晉云案周官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
而祭僕御僕隸僕中下士凡二十人天子之制也今諸侯
之制小臣相工者四人而請媵辭賓之類亦皆小臣則小
臣之數幾多於天子矣然以大射儀考之小臣納工工六
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
既稱小臣又稱僕人則是大僕之屬俱得以小臣稱之其
數固未嘗多也盛氏世佐云小臣止四人而盡用之相工
鄭疑其不足於他用故引周禮序官之文以見其同官者
衆或可兼攝遞換也殊不知此相工之小臣卽羣臣之請媵
辭賓者蓋小臣之職掌王之小命詔小法儀正燕服位於
諸侯當亦不異今以此篇考之其始戒羣臣設公席納卿
大夫既而請執冪及羞膳者請媵請致辭賓下拜皆以小
臣爲之至是又納工而爲之相前後執事各不相妨雖四

人何慮其不給乎若謂其不止於四人則諸侯設官必無
多於天子之理適足以滋後人之惑亦愚所不取也又案
小臣相工方行禮之時則然耳非專司其事也專司其事
者眡瞭也舊說諸侯無眡瞭使小臣代之非蓋瞽者不可
一刻無相周禮上瞽中瞽下瞽共三百人眡瞭之數亦如
之每瞽一相必不可少也諸侯之眡瞭雖減於天子亦豈
小臣所能充其數乎且眡瞭非官也而小臣則以上士爲
之於諸侯亦當爲中士豈得以羣僕侍御之臣而親茲細
事乎然則眡瞭職云凡樂事相瞽常職也此篇及大射儀
納工之時相以小臣等官以樂賓故重其事也若以暫時
之相而廢其常職有以知其必不然矣
工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宴
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
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
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
樂歌也此采其更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
以自光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可則效也效釋文徐本集
明也
義釋通解要義俱作倣陸氏云倣本又作談同更

義豐王義
卷一十二
燕二

傳禮正義卷十二
是勞苦是徐本作自集釋通解要義
俱作是。解歌詩與鄉飲酒篇同

右升歌

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

上拜送爵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左瑟便
其右一人人工之長者也工拜於席
疏正義曰
敖氏云

此不辯工之爲大師與否皆爲之洗以其取觚於洗西之
筐宜因而洗之也下洗獻笙其義亦然鄉飲酒鄉射非獻
大師則不洗者以其取爵于上筐故不特爲賤者降也盛
氏云鄉飲鄉射人臣禮大師之有無未可知故或洗或不
洗燕大射人君禮大師無不在故皆洗也韋氏協夢云鄉
飲射臣禮可略燕禮則有事公宮不可不敬且燕禮之主
人非正主故不妨爲之洗也然亦爲長者一人洗觀拜受
爵惟一人則洗亦一人可知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褚氏寅
亮云凡不洗者不祭下眾工皆祭酒則皆洗可知皆洗皆
祭君禮之異者也獻笙同江氏筠云獻工獻笙疏謂皆爲
之洗謬也鄉飲云大師則爲之洗而其羣工羣笙悉皆言
祭此經相祭及坐祭之文有一與彼異者乎且疏於彼處

亦引記文彼眾工祭飲注云獻酒重無不祭也疏云得獻
酒者無有不祭其正酬亦祭至旅酬以下則不祭而已故
下記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注云酬禮殺也不甚潔也
此眾工不洗而祭是以云獻酒重無不祭也然則不洗有
祭而記所云者不可以例正獻明矣又案此經之所洗獻
者恐工與笙俱各於其長一人工之一人則大師也鄉飲
大夫無常官必君賜之樂并樂人與之乃有大師此則諸
侯有常官自有大師卒歌後自先得獻大射儀一人拜受
爵注云謂大師也是也然其所以爲之洗者卻非如鄉飲
酒專以其爲大師而尊之蓋彼是尊君賜此則發端之禮
宜然亦以此主非正主故也故其於笙亦洗獻笙之於此
宜洗獻者鄉飲工歌獻工笙入獻笙其事相承此則工歌
之後笙獻之前閒公爲大夫舉旅一節以其禮更端故與
彼異也疏謂羣工眾笙皆爲之洗始未必然方氏苞云鄉
飲酒鄉射主人獻工于西階及阼階上拜送爵賓主正禮
也獻笙即拜送爵于西階禮殺也燕大射獻工亦拜送爵
于西階工賤代君賜爵不得全用賓主之禮韋氏云鄉飲
鄉射主人皆阼階上拜送爵燕禮之主人亦在西階故即
于西階上拜送爵注云左瑟便其右者李氏如圭云工
北面酒從東來故空其右以受獻詩簡兮曰左手執籥右

義禮正義卷十二燕二

手秉翟赫如渥楮公言錫爵謂此獻工之爵云工薦脯醢

拜於席者以拜必降席經不言降席知拜於席也

輒薦之變疏正義曰注云輒薦之變於大夫也者李氏如

於大夫也疏圭云禮尚異非謂貴工張氏爾岐云大夫徧

獻乃薦此獻一人即薦禮尚異故變於大夫也方氏苞云

公及賓與公卿獻薦相隨而工亦然何也工數少儀略故

歌奏獻薦同時而畢事同而義異也盛氏使人相祭疏

云每獻輒薦自是獻工之常禮注說鑿疏使人相祭疏

相其祭疏正義曰李氏云相祭文承薦下則長一人祭薦

薦祭酒疏胡氏肇昕云扶工者即上文之小臣也小臣坐

授瑟乃降使之相則必卒爵不拜疏主人受爵疏

升經不言升相省文也卒爵不拜疏主人受爵疏

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受爵亦工授主人而主人受之也

鄉飲酒禮云授主人爵疏注云將復獻眾工也者明此

為獻工長一人下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

乃獻眾工之事

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疏遂猶因也古文

不與此云坐祭遂卒爵文互見也疏云工之長云

拜鄭不從者胡氏承琪云上文主人獻工一人拜受爵卒

爵不拜云一人工之長者賤不備禮是工之長者以賤故

祇受爵拜卒爵不拜此眾工更賤受爵且不拜矣言遂卒

爵無庸更言不拜大射儀亦云眾工不拜受

爵坐祭遂卒爵鄭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右獻工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疏言賜者君又

卑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奠觶賡爵者奠於薦南之觶也

也方氏苞云為大夫旅酬也如初如為賓為鄉舉旅之節

閒何也正禮再獻再酢一酬公與賓尚有閒而獻主無時

休息雖強力者亦倦矣故別使大夫賡觶以休獻主自是

以後公為賓舉旅而主人獻公卿公為公卿舉旅而主人

獻大夫皆賡觶者與獻主遞代而即事獻大夫禮略獻工

尤略故同時而畢然後公為大夫舉旅而主人獻筮仍與

者對上為賓舉旅為卿舉旅皆言酬不言賜也敖氏云賜與酬其禮同特經之立文異耳方氏云上經云又行一爵唯公所賜則唯舉奠解以賜受酬之大夫而公不自飲之辭也蓋公既三卒爵矣即能勝亦不宐多勝以自檢於威儀故下經媵象解公亦不自卒解而以賜大夫蓋無算爵之始又不可不自飲以導之故不得不預為劑度之耳

右公三舉旅以成獻大夫之禮

卒

旅畢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言此者為下節也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

華華黍

以笙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奏南陔白華華黍皆小雅篇也今此其

義未聞管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襍亂者也惡能存其正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疏正義

曰注立正考父校勘記云立徐陳集釋通解要義俱作且云縣中縣中央也者賈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有一磬縣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注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敖氏云此云縣中蓋與鄉飲酒磬南北面之文互見也磬南而云縣中者縣主於磬也餘詳鄉飲酒禮

右奏笙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

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

一人笙之長者

也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

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獻笙之爵即獻工

敬之也注引鄉射禮者證一人眾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人拜亦拜於下也鄉飲酒注同

卒爵拜有脯醢不祭

右獻笙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

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宴樂也南山有臺言大

平之治以賢者為本也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

由儀今正義曰詳見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其義未聞疏鄉飲酒義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

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

法度也魯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爾文王作邑於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分為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

公所食也於是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

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

周南焉夫婦之道者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敦

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

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

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

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繫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

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升歌大雅合

小雅也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疏正義曰

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校勘記云葛覃覃宋本釋文作葦采芣芣陳閔監本俱作繁注能

脩其法度也盧氏文弼改脩為循金曰追云脩鄉飲作循

詩序亦作循案鄉飲注之循徐本作脩此注之脩諸本無

作循者於時文王時誤作是德化被於西土西徐陳集釋

為之音者也子貢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
 宜何歌也是明其掌而知之也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
 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大師告樂正告
 為一備備亦成也疏下唐石經徐本集釋要義楊氏敖
 氏俱有于字通解無注大師以六律大師徐本集釋要義
 楊氏俱作六詩是也與單疏述注合陳葛俱誤作六師疏
 同○楊氏云燕禮歌笙閒合四節與鄉飲酒禮同鄉飲酒
 禮則四節相繼而作燕禮於工歌三終之後公為大夫舉
 旅旣舉旅之後乃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而後樂
 備蓋燕尚飲酒故於工歌之後笙入之前有旅酬之禮
 注云大師上工也者散文大師旣通稱工大師為樂工之長則
 亦稱上工也云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
 也者此約周禮大師職文六詩謂風賦比興雅頌也刊本
 注六詩或誤作六師張氏爾岐據誤本以為之說云六師
 周禮磬鍾笙鑄鞀籥等六師也謬矣子貢問師乙云云見
 禮記樂記鄭引以為證也云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
 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者樂必合此四節為
 一備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
 成則告備是備亦成也

乃降復位

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
 廉也復位位在東縣之北

疏正義曰注云言由
 楹內者以其立於

堂廉也者李氏如圭云工席在樂正東故樂正由楹內以
 適東楹之東也敖氏云由楹內堂上東行者之節也必著
 之者以其立於堂廉或由便而自楹外過也蔡氏德晉
 云由楹內樂正立工西工坐階際故由楹內而往堂東也
 東楹之東往君阼階上西面之面也云復位位在東縣之
 北者張氏爾岐云初樂正與工俱在堂廉今告樂備復降
 在東縣北北面也敖氏云降復位則是反其初位矣初位
 未詳其處鄉飲酒注云樂正降立西階東北面盛氏云上
 經不見樂正所立處而此云復位則亦在西方東面北上
 之位矣蓋樂正於天子為樂師樂師下大夫則樂正士也
 士之位已見上故於此言復注蓋出於此說說亦未確釋
 官曰此注殊可疑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鄉飲酒禮云設
 工席于堂廉東上樂正先立于西階東鄉射禮及此篇
 云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是樂正
 在堂上則位在工西而立于西階東則仍與工相近故鄉飲
 鄉射樂正告于賓乃降注皆云降立西階東北面是也此
 經云復位者即西階東北面之位樂正與工升降俱自西
 義禮正義卷十二燕二

階其入而未升也當先位於此故降云復位鄉飲鄉射二篇不言者文有詳略耳其實亦與此同燕禮告于公公在阼階上故由楹內轉而之東其降也仍自西階無緣位在東縣之北鄉射將射工遷于下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射畢工升自西階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然則樂正之位總與工近明矣所以必與工近者以凡樂事皆樂正主其令故也此時工在堂上樂正安得離而位於東賈疏引大射況之不知燕時之射亦與大射異且燕禮止有小樂正無大樂正皆緣下左右正注而誤義疏云由楹內而東其節應爾楹南儘寬非以其窄而無過處也樂正之位不離乎工在堂則北面於工之西樂備而工猶未降則西階東北面乃近之蓋工初入而將升時樂正即位乎此故云復也注良由以樂正為有二人故致誤不知大射儀亦無兩樂正也

右歌笙間作遂合鄉樂而告樂備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

君許其請因命用為

司正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

自此至無算爵皆坐燕盡歡之事既立司正安賓次主人獻士及旅會次或射以樂賓次賓勝解于公為士舉旅酬次主人獻庶子以下諸臣乃行無算爵無算樂凡六節而燕禮備注云君許其請因命用為司正者以射人請立司正而公即命用射人為司正也蔡氏謂射人即自為司正不待君命者以有常職故不知射人無不待君命自為司正之理蓋經文公許之中即兼用為司正之意經未明言故注明之也云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者李氏如圭云三舉爵者為賓為卿為大夫舉旅也晉語云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郝氏云初燕禮廢終則易懈初司正洗酬賓卿大夫少終酬士人眾故正之以司正也

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

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洗奠角觶於中庭明

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疏正義曰中庭亦南北之中蓋阼階前也司正不位於階間者以燕亦有時而射宜辟之也盛氏曰司正奠觶之處與鄉飲酒

鄉射禮同皆在兩階之間庭之中也鄉射禮云設楅于中庭南當洗當洗既爲南北之節則中庭爲東西節明矣此惟言中庭則南北之中亦因以可見敖云昨階前非階前爲堂塗何云中庭也若射則司正爲司馬遷位於司射之南說見鄉射鄉飲鄉射司正奠觶皆北面此獨南面者立司正所以監眾君在堂北面嫌於監至尊故南面以示監堂下諸臣也焦氏以恕云鄉飲酒立司正經文云階間北面坐奠觶鄉射禮此條無注亦主階間爲東西之節與鄉飲正同燕禮大射云南面坐奠于中庭不別著階間者已見鄉飲故也敖氏昨階前之說鑿空言之不特與鄭異與經文違背斷不可從○注不主意於實也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通解有云洗奠角觶於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者敖氏云洗角觶爲將酌也奠之乃升受命者君命尊不敢執觶由便以受之也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我者君自我也言我爾岐云司正述君之言以命卿大夫我者君自我也言我欲留賓當爲我安坐以留之也吳氏廷華云鄉飲司正執觶升堂蓋以示愆儀有罰之義如屠蒯揚觶是也受命於君不敢以罰爵向君故奠之君曰者舉君命命之也以我安卿大夫者以我命安之也不言賓賓亦大夫也墳案經

言安公卿大夫而不言賓諾亦言公卿大夫而不言賓要之賓重於卿大夫舉輕則重者可知敖氏云以我安云者若曰以我爲司正所以安汝也蓋達君之意而自爲之辭大射儀曰命賓諸公卿大夫此不言賓諸公者文省耳方氏苞云立司正恐既醉而號呶俾謹其禮法也而不可以爲禮辭故曰君命我爲司正乃所以安卿大夫使坐而行酒耳言卿大夫則賓可知矣不及諸公燕禮輕非大射擇士以祭之比或不以煩諸公也胡氏肇昕云敖氏以我爲司正自我與注說異而方氏從之其說非也經文君曰以我安明司正述君之命我爲君自我也下文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因聞君命故對之敬謹如此司正不尊於卿大夫且在君之前而侈然自稱曰以我爲司正所以安汝有是理乎考詩南有嘉魚序云樂與賢也其詩云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引燕禮曰以我安又湛露序云天子燕諸侯也其詩云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皆此經以我安之意也郝氏云以我安即命辭以猶與也我君自謂也賓安則我安望諸臣共留安賓因以安君殷勤誠切之至也盛氏云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非強有力者弗能勝故於禮成樂備之後設有請安一節君尊唯恐其臣或以已故而不敢久留也故命司正告之曰子大夫其與我而俱安

乎蓋示以留之之意也於是賓卿大夫不復辭而直應之
曰諾敢不敢也敢不安者言君安孰敢不安也詩人之變
其君也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君之禮其臣也曰以我安
古之君臣藹然家人父子之情一體相關之誼於斯可見
矣云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者此以以我安兼有二意
上言欲留賓飲酒故命卿大夫是意主於賓此言其意亦
欲卿大夫共安意不專
主於賓故推言之也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

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

奠之興再拜稽首
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為君之在東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也

疏正義曰注自嚴正慎其位也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嚴鍾併無慎字通解有案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方氏苞云鄉飲鄉射主人作司正故許諾而主人拜焉司正答焉燕與大射則官事有常故司正自請而不拜也惟卒觶之拜則皆無答而其義各別飲射之觶將糾旅酬者之儀法而先自飲以為式若主人與賓答拜則似與司正共監眾賓故不敢答示已亦在所糾之列也燕與大射則有司共其常職君無庸答拜而主人亦不敢答示

共稟於君命與眾賓同也褚氏寅亮云注疏從觶而往來之說確不可易敖氏謂由觶東則與經文左右適相反矣日月五星右還亦自北向西自南也天左還亦自南向西自西向北也如何以右還為自北而東左還為自南向東邪其中庭位為阼階前南北之中而非階間南北之中誤與鄉飲同阼階前之中庭公立處也臣可立乎吳氏廷華云南面奠觶則在觶北從觶西右還至觶南則又北面卒奠之又從觶西還於觶北故又南面蓋南面者以西為右故曰右還北面者以西為左故曰左還洗者洗於阼東南反者反於中庭其所亦中庭也奠觶本在中庭故曰其所右還則右手向外其說是也必從西行者東為主位當避之故升降皆由西也注云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為君之在東也者賈疏云右還謂奠時南面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乃從觶西南行而右還北面若從觶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以其君在阼故也敖氏云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皆欲從觶東往來也必從觶東者變於在堂者升席降席之儀而由上也司正之位東上少立者定其位也案敖說故與注異焦氏以恕謂辟君當從觶而古注本無漏義而敖氏不遵用謂變於堂上凡敖氏往往言某禮變於某禮愚謂禮惟其安

義豐王義卷十一燕二

實不須肩肩示變以著其新異敖氏憑肌逞私幾欲自為一經宜分別觀之焉盛氏世佐亦謂敖云從解東非而謂注為君在東之說亦未然云於解南乃北面者為左還南當取解而飲鄉堂而拜以示受命於君之意也

面坐取解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反奠虛解疏正義曰張氏

奠解取解皆南面明將監堂下酒儀也北面拜者明監酒出君命也吳氏廷華云虛解必洗而奠之者蓋以待愆儀

之罰也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

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膳宰降自阼階以

然疏正義曰敖氏云勳者司正受命安賓諸公卿大夫賓

於賓亦西階上北面告之既則降燕賓乃執俎而出者臣

也出授從者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賓請而後主人命徹

尊賓也君臣之禮則有司要其節而請於君宜也盛氏云

也注於此不請坐於賓而遠請徹俎於公亦君禮之異者

如圭云鄉飲酒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

人降自阼階燕禮公不降故膳宰降自阼階也赫氏云人

臣升降由西階膳宰徹君俎降由阼階重君物別於諸臣

也以東歸東壁也盛氏云鄉飲鄉射主人之俎亦降自西

階從賓也燕公俎降自阼階君尊得自由其階也釋官曰

周禮膳夫職曰凡王祭祀賓客會則徹王之胙俎褚氏寅

亮云降字似宜在告於賓下非衍也義疏云此說是也大

射云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

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不降案司正告公告賓前後

皆在階上不應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以待賓反也疏正義

於徹俎獨降也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以待賓反也疏正義

氏如圭云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

-5 285 35 880" data-label="Text">

立西階下卿大夫皆坐乃安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

卿大夫皆坐乃安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凡燕坐陳本通解俱作座非也相親

之心也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通解

有注云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者李氏如圭云

不言公降說易於堂上席側也凡坐於堂者說屨於堂下

於室者說屨於戶外少儀曰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

謂尊者也此君尊在堂上說易於席側可知春秋傳衛侯

義豐正義卷十二燕二

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鞮而登席公怒蓋古者見君以
 解鞮為敬也敖氏云賓入少立於卿之北司正升賓賓諸
 及卿大夫說履而升也盛氏云大射儀云司正升賓賓諸
 公卿大夫皆說履升就席此不言司正升賓者文略也云
 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者此釋經燕
 安坐之義案爾雅安止也又云安定也又安安坐也詩嘉
 賓式燕綏之安與綏古相通是安之義謂止而坐之也今
 人猶謂設席燕賓請賓入席曰安坐即是此意饗主於敬
 燕主於樂樂則相親鄭云燕安坐相親之心也敖氏謂乃
 安謂賓及卿大夫之心至是乃安也失其義矣敖氏又云
 自此以後有升降而行禮者皆跪也至醉而退乃履褚氏
 寅亮云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此禮說
 履即跪矣然亦未嘗見膚也漢衣連衣裳為之而曰短無
 見膚則殊衣裳者制亦可知吳氏廷華云公以皆坐則就
 席時未 **羞庶羞** 謂脰肝膾狗馐醢也骨體所以致敬也
 坐也 **羞庶羞** 庶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厚賢之道 **疏**
 正義曰注云脰肝膾狗馐醢也者李氏如圭云案內則肝
 膾取狗肝一蒙之以其膾燕禮牲用狗知有肝膾狗馐醢
 也以經云庶羞知不但馐醢而已方氏苞云牲以狗而羞
 則庶觀六月韓奕二詩所陳品味惟嘉惟借可羞無不薦

也此而後及其餘未獻士而羞此則是不及於在下者矣義
 疏云肝膾非速致之具此未必有吳氏廷華云周禮膳夫
 羞與珍竝言肝膾為八珍之一不得禱入庶羞庶羞不踰牲者
 云庶羞眾羞也必不止於狗馐醢記所云庶羞不踰牲者
 謂用豕不必以羊為庶羞若魚鼈之類非所得踰者也
大夫祭薦 燕乃祭薦不敢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受獻禮
 於盛成禮也 **疏** 成於祭薦五行禮為盛敖氏
 云獻時不得祭薦至是乃為之必祭之者宜終此禮然後
 可以會庶羞也郝氏云初獻大夫於西階上未升席故未
 祭至是升 **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
 席乃祭也 **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 **疏**

正義曰注云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者以下文云賓及
 卿大夫皆興知之也案南有嘉魚末章云君子有酒嘉賓
 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加厚之據上云
 嘉賓式燕綏之綏為安即此經之無不安下云又之又即
 此經之無不醉也又與侑古音相近通用言其舉酒以相
 勸侑也又湛露云不醉無歸亦即此經之無不醉也云司
 義禮正義卷之二十一

傳禮正義卷十二
正退立西序端者盛氏云注蓋約鄉飲酒禮言之然非也
西序端者相旅之位此下方獻士未須相況獻士之時司
正亦將與焉則其降復解南之位以俟可知也敖氏云惟
云受命皆命又不著其所如上文可知既對則司正降而
復位當以此說為正褚氏寅亮云究以注退立西序端之
說為正蓋既為司正則獻酬時俱當立堂上以察儀迨其
受獻乃降復解南位
獻訖仍升立序端也

右立司正命安賓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解士獻

用解士賤也疏正義曰主人拜受解校勘記云受唐石經
今文解為觚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敖氏俱作送
李氏如圭云士堂上無位故燕坐乃獻之郝氏云樂終而
後獻士士卑也士長士之尊者如司正司士等是也注
云獻士用解士賤也今文解作觚者敖氏云凡獻無用解
者當從今文盛氏云觴以小為貴故獻用觚觚大於觴也大夫以上
飲酒之禮是也燕禮輕故獻用觚觚大於觴也大夫以上
既用觚則獻士用解禮亦宜之今文作觚者以解字角旁

著氏與觚相涉致誤也敖氏定從今文非禮器云貴者獻
以爵賤者獻以散夫宗廟之祭獻以散者有之矣燕禮以
解獻士何以決其必無哉胡氏承琪云鄭注特牲饋食記
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解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此鄭以
前儒家治禮經者相承之師說也禮器正義及梓人疏引
許氏五經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
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鄭駁之云觚字
角旁著氏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
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觚寫此書
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
豆豆當為斗與一爵三解相應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解
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解也據此知鄭君所引儀
禮舊說與韓詩說古周禮說叔孫通禮器制度馬季長說
皆同惟許叔重獨自為說說文云解受四升又云觴三升
者謂之觚此蓋師承之異鄭以與經不相應故為此駁至
解觚二字之誤則由觚觚形近易譌言之尤為明晰儀禮
古文多作解故雖觚字亦為解今文多作觚故雖觚字亦
為觚鄭參校古今文以義定之上文獻碎正主不用爵而
用觚古文作解此古文之誤也此獻士用解者士賤也賈

疏云對大夫已上獻用觚旅酬乃用觶此獻士即用觶故云士賤也今文作觚此今文之誤也其他今文多誤解爲觚又有古今文皆誤者如燕禮賓降洗升媵觚于公注云此當言媵解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大射儀賓降洗象觚注云此觚當爲觶此則觶本作觥字形近觚古今文皆因之而誤者也鄭於注一一是正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可謂精審之至矣

立飲 他謂眾士也亦疏正義曰注云他謂眾士也者郝氏升受爵不拜者李氏如圭云笙長受爵於階上知士亦升受爵吳氏廷華云周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此注眾士大約與笙師等上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彼何嘗升堂邪

乃薦司正與射 一人司士一人執筯二人立于觶南東上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

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司正在上數亦如之司正爲上庭長也此皆有司事者故別在觶南北面而先薦司士士中之尊者敖氏云此皆士也獻與士序每獻則薦之薦不與士序者亦異之也司士之位正

當觶南射人而下以次而西執筯者既薦則復立於尊南郝氏云乃薦謂既獻於西階上乃以脯醢各薦於其位先薦司正等四人先長也司正即射人爲之故曰一人盛氏云此五人者皆士長也得獻在故因獻而薦之射人大射正也司士二人此在觶南者又其長也觀司士之先得薦可見士受獻亦以尊卑爲序不以齒矣賈疏云此經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於獻士時而先薦之益可明薦主人於寅亮云司正庭長於獻士時而先薦之益可明薦主人於獻大夫時者亦以爵同也獻司正等仍與士序獻訖即薦不待辭獻乃薦所以殊之於羣士中其位則司正當觶南射人而下以次而西俱北面吳氏廷華云司士本不言位而亦薦於此者據周禮司士掌朝儀之位爲之擯據聘禮擯相幣在中庭則司士固有在庭之位經文不具耳則其與司正並薦宜也執幕固是士位在尊南亦薦於此者或以分卑而近公不敢薦於其位故就堂下近其位之地與司正並薦之耳方氏苞云司正射人也而稱司正以特薦宜首庭長也鄉射之司正射司馬皆以州之屬士攝事而假以是稱燕則皆以大射正爲之故下經特標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以明篇首之射人此特薦之司正皆大射正而同薦之射人則小射正也司射反爲司正不見於儀禮正義

卷十二 燕二

經何也以鄉射作相為司正司正為司馬司馬反為司正
義可互見也大射正為司正又為司射則射畢之後反為
司正者非大射正而誰哉燕而射則不立司馬而凡禮事
皆射人主之何也周官射人掌公卿大夫士之朝位詔相
其儀法君行必從則燕射之禮事惟射人掌之為宜注
云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
如之者釋官曰注引天子射人者謂天子射人下大夫二
人諸侯以上士為之長亦有二人一為司正一仍供射人
之職故經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又云周禮司士下大
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諸侯司士上士為之文
王世子云其在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注司士亦司馬之屬
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是諸侯司士所掌與天子司士
同左傳成十八年荀賓為右司士屬焉服注司士主右之
官孔疏以為即周禮司右與此司士別左傳官名多出於
東遷後所增改 辨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面北面北上乃
此亦一證也

薦士

每已獻而即位於東方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其文正蓋尊之畢獻薦於其位與辨獻大夫遂薦之相明
大夫於獻之時遂薦士則辨獻畢立於西方而後同時齊
薦也 注云每已獻而即位於東方蓋尊之者賈疏云庭

中之位卿東方面面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是東方尊今
卿大夫得獻升堂位空士得獻即東方卿位是尊之也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次士獻之已不變 疏正義曰注

云位自在東方者賈疏云上設位之時祝
史在門東小臣在東堂下是在東方也

主人就旅會之

尊而獻之旅會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不洗者以其賤

略之也亦畢獻乃薦之主

疏正義曰敖氏云不洗者因獻人執虛爵奠於篚復位士之爵而遂用之不復別取

於篚也凡取爵於下篚雖所為酌者賤亦必為之洗旅會
者與士異尊矣乃繼士獻之而遂因士爵且不殊其長皆

略賤也方氏苞云就其尊而獻者在禮侍飲於長者拜受
於尊所士旅會者位卑人眾而禮不可廢故體主人之勤

而簡其節也褚氏寅亮云當依注尊後北面酌向君之義
為長獻之或西南面敖說可從義疏云惟君面尊酌者於

尊背酌之若非君尊則酌者鄉尊而酌之如尊于房戶之
間者尊南面酌者則北面也此門面之尊北面則酌者南

面可知義疏云大射注則云主人既酌而酌之於南主人
之不同案燕旅會尊在門面旅會立于其南主人獻之于

信前正事 卷一 二
尊南有尊在北不嫌背君故得南面大射注云凡授爵向
所受者是其正也大射避射位旅會尊設於樂縣之南旅
會者位在土南是不當尊南若南面
獻則是背君故面面獻而北面受也

右主人辨獻士及旅會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也如鄉射之禮者燕

為樂卿大夫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
與算也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於君乃以命賓及卿大
夫其為司正者亦為司馬君與賓為耦鄉射記曰自君射
至龍旛亦其異者也薦旅會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

疏 正義曰注記曰校勘記曰日集釋作云案戴氏以云為
衍文云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者釋官曰司射之為

大射正於此經見矣賈疏以為大射之時大射正不同為
司射非也說詳大射儀云如鄉射之禮者燕為樂卿大夫
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者敖
氏曰此記及鄉射記言君燕射之儀與大射儀略同乃云
如鄉射之禮者以其惟一侯侯道五十弓而射器皆在大
西也如是則自君之外凡他禮與鄉射大同小異而於大

射則或有不可以相通者此所以惟蒙鄉射禮也先徹階
間之縣遷於東方乃張麋侯納射器其再射即用樂行之
亦其異者案鄉射告弓矢既具是初射時事退中與算是
三番射訖時事注舉此者明經如此自初射至射訖皆如
鄉射之禮也云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於君乃以命賓
及卿大夫其為司正者亦為司馬君與賓為耦鄉射記曰
自君射至龍旛亦其異者也者敖氏曰注云納射器而張
侯其為司正者亦為司馬君與賓為耦言其與鄉射同者
也云其告請先於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言其與鄉射異
者也又云鄉射記自君射至龍旛亦其異者也詳其意蓋
謂國中若郊若竟君皆得而燕射如鄉射之禮惟旌與中
則異於鄉射者也此意與彼記之注不同疑此為得之但
其前以鄉射禮為據謂此亦納射器乃張侯似未為當鄉
射於納射器之後云命張侯者謂繫左下綱耳非謂始張
侯也恐不必以之為據此禮則當先徹階前之縣遷於東
方乃始張麋侯赤質并繫左下綱其侯道亦惟五十弓而
已既張侯乃納射器其節蓋與鄉射不得異鄭氏於此
蓋偶考之不詳耳云薦旅會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者
李氏如圭曰大射主於射大夫未舉旅則射行葦之詩王
肅以為燕射於燕旅酬後為之春秋傳襄公二十九年晉

義禮正義 卷十二 燕二 七

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亦燕射也張氏爾岐曰若者不定之辭或射或否唯君所命若不射則主人獻旅食後賓即媵解舉酬注云薦旅食乃射是燕射主於飲酒者對大射主於射未為大夫舉旅即射也褚氏寅亮曰亦大判言之如鄉射耳其實異者正多即注亦略舉其一二端餘則讀者以意求之可也吳氏廷華曰大射先射禮此因燕而射乃不行大射禮而如鄉射之禮者蓋大射禮既重且繁不如鄉射之稍省也案義疏曰注據庭中無侯至納射器乃張侯之非如鄉射之繫左下綱也賈疏以大射納射器無張侯之事故特言之非矣大射始張侯不繫左下綱則納射器後亦必有張

右因燕而射以樂賓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

拜稽首公荅再拜

此當言媵解酬之禮皆用觚言觚者字爾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故媵解以序厚意敖氏曰媵解于公乃下大夫之事而賓於

是時為之者不敢以賓自處恭敬之至也執觶以下如下大夫媵解者之為但拜於西階下異耳公降一等者重其媵解之禮也賓從命則公升矣凌氏釋例曰前三次舉旅行酬皆二大夫媵此以賓媵解者禮以相變為文也吳氏廷華云賓主獻酬不敢亢禮於君也但公既酬賓賓亦當酬公彼此相酬仍近於亢故於旅酬之末行之不言酬而言媵謙若下大夫之為亦不敢亢之意案義疏曰媵觚於無算爵之先其禮已殺乃賓必下拜公且降一等辭者尊賓三荅拜俱應降席而經無文則禮漸殺可知據下受公賜者亦就其席坐行之此其證也至受者就席未詳其人要不外卿及大夫耳又鄉飲酒禮受酬者自介右眾受酬者受自左此經士受酬與眾等則受自左也故右大夫執爵者序端蓋待事者司正其準也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

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

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

反位反席也今疏正義曰敖氏曰賓坐

祭卒爵再拜稽首此拜不下者拜受拜既本同一節不敢再煩君命也賓降奠角觶于篚乃洗象觶此降拜已再拜

稽首故下云成拜盛氏曰此降拜亦未拜也凡賓下拜之禮無論已拜未拜聞君命即升升又再拜經於此或言升成拜或言升再拜稽首文互異耳敖說太泥賓於下必再拜稽首而後升成拜者惟初受公酬之時為然餘則否褚氏寅亮云前公酬賓升成拜與君行禮之時為然餘則否褚始此賓媵公而升成拜與君行禮之終公坐取賓所媵

解興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疏**正義曰敖氏士而所賜則不及之以其賤而在下也郝氏曰此君為士舉旅而不即賜士由貴逮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為賓再為卿三為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媵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竝故旅酬之終賓媵解以致敬於君君即取所媵之解以賜卿大夫使遞酬以及於士以示君於羣下一視同仁而賓之敬亦達於上下矣注云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者李氏如圭曰既燕坐而又言興明不倦矣方氏苞曰二大夫媵解之始君坐取解至是復坐取解禮以嚴終說履升堂坐而行爵無算易至怠忽故君先自力於禮以教之肅也

受者如初受酬之禮**疏**正義曰敖氏曰初受酬者賓也張氏爾岐曰如其自賓降至進受虛

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席

坐行之坐行之若今**疏**正義曰敖氏曰曷者三舉解其末坐相勸酒皆云如初此乃別云更爵洗蓋先

時公或命之勿易解此則全不命之亦以禮殺也注云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者韋氏協夢云旅酬禮坐行之者以是時已燕坐也燕**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疏**正義曰李

前舉旅皆酬者自酌至此有士執爵行之者**唯受于公者**氏曰坐而行酒故須有執爵者代酌授之

拜公所賜者也**疏**正義曰郝氏曰唯最初一人受公賜爵其餘則否者拜其餘執爵者所送皆就席坐飲不

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辭卒受者興以酬士欲令**疏**正義曰

爵辭卒受者興以酬士謂行爵已辭於堂上則告大夫卒受者使之興以酬士司正以是命執爵者也必命執爵者

告之者備有未知者也是後則司正不命而執爵者亦不復告之張氏爾岐曰前三舉旅皆止於大夫今為士舉旅

故命之相旅固司正執也執爵者爵辭卒受者興以酬士即其命之之辭盛氏世佐曰是時司正蓋升于西階西北

義禮王義

面命執爵者命訖還立序端以相旅與吳氏廷華曰執爵者非大夫卒受者乃大夫命命執爵者轉命大夫也使卒受者酬士耳下節 大夫卒受者以爵與西階上酬士士升即所命之實也

亦當與 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

西階上 辭 祝史小臣旅 正義曰李氏如圭曰庶子以下未獻故亦未酬無算爵乃及之

敖氏曰其旅皆如大夫酬士之儀卒受者亦以解降奠于

筐焦氏以怒日案下章主人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

禮又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又

鄭氏謂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鐻人鼓人僕人師

僕人正盡獻可知也夫阼階西階所以別外內臣也而均

之在堂上則同若拘旅食不升獻亦不升旅之說則凡為

外內之從官皆得升旅於堂上而獨置旅食者恐非為士

舉旅之禮意故鄭說為不易矣褚氏寅亮曰旅食已得獻

則旅酬宜及之故注云皆及焉但細玩經文上云士旅于

西階上辭者似專指士故言辭而不言卒至士旅酌卒始

指旅會 士旅酌 旅序也士以次序自 正義曰焦氏以怨

言耳 旅會之士而言謂旅會當在堂下不與羣士升旅于西階

上也愚案無算爵云士旅酌亦如之承上酬士于西階上

之文又云士終旅于上如初解者謂徹幕之時士蓋先大

夫而降至是升旅于上如初不異也必言此者嫌既降則

宜遂旅於下也觀此則旅會 卒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

者之旅酌于西階上益明矣 旅畢司正降復位

右賓媵解於公公為士舉旅酬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 辭降洗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庶子

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

宰樂正聯事樂正亦教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

也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正僕人正

北北上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正

於工後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皆獻

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

義禮正義

鑄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立於東縣
 獻可知也凡獻皆薦也疏之北立誤作合鑄人陸氏曰本
 又作鑄下同案諸本鑄鑄出後不悉校凡獻皆薦也薦
 誤作爵胡氏肇昕云亦學國子以舞學當作教各本作教
 云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
 之官也者此約周禮諸子職之文云而與膳宰樂正聯事
 樂正亦教國子以舞者以掌正六牲之體是與宰聯事掌
 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是與樂正聯事也敖氏曰庶猶眾
 也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周官亦多以庶子繼士而言指
 此者也燕義以此為諸子之官似失之獻之于阼階上變
 於其父所飲之處也庶子未必皆有爵乃先左右正獻之
 者明不與之序也盛氏曰周禮宮伯職云掌王宮之士庶
 子凡在版者大司馬職云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又云大會
 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司士職周知卿大夫士庶子
 之數酒正職共饗士庶子之酒凡此皆以庶子繼士而言
 謂卿大夫士之支庶也以其貴遊子弟且有宿衛之勞故
 獻之以其未有爵命故得獻在士後以其為宮眾故獻于
 阼階上若燕義所謂庶子官即周禮之諸子也為其掌庶
 子之戒令教治故以名其官其職與司士相連其爵為下
 大夫於諸侯則上士也其位當在西方東面亦當在阼階

上不於此也釋官曰庶子見禮記文王世子及燕義其職
 與周禮諸子同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
 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
 其位鄭注庶子猶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
 為說今案燕義本釋燕禮之事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
 子之文記人欲釋其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訓
 皆為眾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國子國子眾多故
 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燕義因諸侯言庶子欲見庶子與
 諸子一耳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
 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諸侯之庶子兼掌公族
 子弟及卿大夫士之適子詩魏風有公族之官即此以其
 主正於公族故又名公族春秋時唯晉有此官而爵為大
 夫不如禮也經云如獻士之禮則庶子為士明矣獻不于
 西階于阼階上者下云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則其位在此
 以庶子主公族同姓之官又設折俎與膳宰聯職故屬主
 黨也經義聞斯錄曰或疑鄭以此經庶子如周禮之諸子
 故賈疏云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也但考周禮諸
 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戒令教治職既重而位亦尊矣
 且其職云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未嘗云王燕則正六牲之
 體也使諸侯之官降于天子一等亦當為上士今乃於士

復酌卒始獻之而云如其禮大射儀又云士旅酌若命曰
相次也大射獻賓獻公皆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獻服
不則宰夫有薦庶子諸折俎燕與大射又皆云宵則庶子
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閭
人執大燭于門外夫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內小臣閭人
又刑餘之輩耳柰何天子教國子之大夫在侯國者名同
職同而位顧下儕於庶人在官及刑餘之輩哉考之周禮
宮正宮伯皆宮中之官宮伯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後鄭
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始
即此經之庶子與曰官有長有貳燕與大射禮大事繁故
在公者長貳及府史胥徒皆趨事篇中有長貳並言者大
射正小射正大樂正小樂正大史小史司馬正司馬師小
臣正小臣師僕人正僕人師是也亦有不並言者長事多
而貳事少則貳別言之如燕禮記云羞卿者小膳宰也又云
知其餘言小臣皆長也燕禮記云羞卿者小膳宰也又云
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禮不備者記補之貳事多而長事
少則長別言之如大射庶子正徹公俎即知其餘言庶子
皆貳也考天子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諸侯降等則
庶子長當為上士貳當為下士下士則獻於獻士之後而

與司宮同掌執燭不亦宐乎況禮有胥有宰胥有宰夫有
司胥徒之類則安知設俎執燭者非庶子之屬吏而文有
不備邪庶子非官故獻之在士之後如士禮耳或疑司宮
即周禮之宮正職云宮中廟中則執燭者考宮正有上士
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則執燭者或亦其屬為之故與庶子聯事也褚氏寅亮
曰庶子官燕義有明文不知後儒何故必不信禮記而以
卿大夫士之子當之卿大夫士之子苟無其位必不與燕
既有列於位獻當從其爵豈宜在旅會後注是也唯注以
左右正為樂正則未敢深信蓋獻大小樂正亦不應在旅
會後竊疑左右正如宮正等官與內小臣一類夫人之官
也庶子為世子之官左右正內小臣為夫人之官故不論
爵而最在後獻之且與旅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
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正僕人正也
北上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正僕人正也
工後者李氏如圭曰云左右正則二樂正分居東西各監
一縣也僕人亦和工者工席在階上僕人宐近其事故
立於西縣北統於堂案鄉射禮射時遷樂于下工降阼
階下之東南西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燕禮若射
義禮正義

則是時僕人陪于工後亦在樂正之北也張氏爾岐曰左
右正據庭中之位而言大樂正在東縣北故曰左正僕人
正在西縣北故曰右正釋官曰此篇以經考之不見有兩
樂正注誤賈疏引大射鄉射況之不知燕時或射或否不
定未可據為左右之名鄉飲酒記云眾賓立者東面北上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鄉射記云樂正與立者齒注尊樂
正同於賓黨然則樂正之位當在西面不當于阼階上獻
人之明矣經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同處疑左右正即小臣僕
僕官諸侯以小臣兼大僕掌正君之服位在君左右故謂
之左右正書立政云左右攜僕是其證也又案上云祝史
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是小臣統受獻矣此所獻者蓋
其正小臣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在君左右故于阼階上
獻之不然此篇及大射俱云獻小臣師而不及小臣正何
與以此益見左右正為小臣之屬矣胡氏肇所曰敖氏郝
氏說皆與注殊敖氏曰左右正未詳其官然與內小臣同
獻則意其亦為內臣也郝氏曰左右君習之臣而正則其長
也左右非一故不言其官然以詩書考之雲漢以膳夫共
稱立政與攜僕並數則其職掌亦略可見矣云內小臣奄

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者周禮內小臣職文釋
官曰案周禮內小臣與寺人別官諸侯亦有內小臣與寺
人別詩秦風云寺人之令毛傳云寺人內小臣非也內小
臣又謂之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
后之命于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是也左傳襄九年令司
宮巷伯倣宮杜注孔疏解司宮為內小臣而以巷伯為寺
人皆誤又案內小臣左傳國語亦單言小臣左傳僖四年
云與小臣小臣亦繁晉語說此事云飲小臣酒亦繁韋注
小臣官名掌陰事陰令闔士是也又公食大夫禮稱內官
之士即此云皆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者張氏爾岐
曰在鄉遂采地者為外臣在朝廷者為內臣庶子以下皆
人君近習故云別於外內臣也案張氏惠言曰大射注云
三官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是以三官為內臣別於卿
大夫之外臣也此非鄭意盛氏曰庶子以下皆扈衛親近
之臣故皆獻之於阼階上經不著其入門位次者以其本
在門內故也其位蓋在東方北面北上云獻正下及內小
臣則磬人鍾人鑼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者周禮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鑼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鼓人
中士六人諸侯
竝以下士為之

右主人獻庶子以下於阼階

無算爵算數也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

者疏正義曰敖氏曰亦各序進盥洗其觶以升郝氏曰士也膳爵君之爵散爵賓卿大夫之爵

方氏苞曰特表其為士以事之終或疑使無位者代其勤也自大夫以上皆得親與君為禮士則受酬於大夫並不得與公卿接故於禮終使二士執無算爵不惟執膳爵者

得徑進于公即執散爵亦先進于公而公親命之以賜公卿所以作其志氣而厲其節行也士位在堂下而獻必于阼階上亦此義也獻執爵者無文何也該於上經辯獻士

也褚氏寅亮曰上賸解以大夫此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則以士且變文曰執爵禮殺者也

拜受疏正義曰郝氏曰酌以進公酌膳尊不拜送也韋氏稽首公荅再拜然後奠解于薦南此士不拜送故

公亦不拜受不拜送者士賤不敢與公為禮也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疏正義曰郝氏曰酌以之所賜者與

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疏正義曰公荅再拜

曰敖氏曰降降席也此不降階而惟拜於席下者宜別於公所親酬者也注云席下席面也者李氏如圭曰前受

公爵者皆降拜升成拜至此拜下而已席以東為上統于君注引古文作再拜者姜氏曰大射嚴君臣之禮尚有再

字燕禮可知當從古文盛氏曰案經但云荅拜者荅一拜也燕禮貴和君子臣皆荅再拜姜說得之胡氏承琪曰案

此經注疑有脫誤經文當是公荅再拜注云古文曰公荅拜蓋凡臣再拜稽首公皆荅以再拜有但言公荅拜者省

文耳若古文明云公荅再拜鄭不應反從今文去再字又大射儀此節亦云公荅再拜知此經文亦必有再字但賈

疏標目已如今本則其誤久矣褚氏寅亮曰古文云受賜公荅再拜注不從者以此時禮殺止荅降席之拜也

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疏正義曰公卒爵然後飲

曰敖氏曰異觶並行而代舉君臣之禮受賜爵者不先卒爵而俟者始飲酒之酌久矣不必先飲之也士相見禮言卒

爵而俟者始飲酒之酌久矣不必先飲之也士相見禮言卒若為君嘗之者然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飲酒成其

義豐正義卷十二燕二

若為君嘗之者然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飲酒成其

飲酒成其

飲酒成其

飲酒成其

飲酒成其

意疏正義曰敖氏曰未當公飲之節故奠之此不言所奠之處則亦在薦南與土既終旅則君自舉之盛氏云

公既卒爵不以降奠于篚而復實之者欲公重舉此解也

不與散爵竝行而反奠于君所者象解非臣所飲也方氏

苞曰此爵公終不舉而奠之何也奠之而受賜爵者興授

公不舉以示飲有秩節而無醉飽之心也疏正義曰敖氏曰大

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疏勸者疏射云授執散爵者

此脫一者字案戴校集釋補者字○敖氏曰必與授者以

鼻者亦與受也非賜爵者受授則皆坐酌者酌散也行之

謂每授之於席也受賜爵者若賓也則此解先以之諸公

若卿受賜爵者若諸公若卿若大夫也則此解先以之賓

餘皆以次行之惟己飲賜爵者則不復授之褚氏寅亮曰

此禮無算爵止一爵序酬無兩爵鎔酬之儀吳氏廷華曰

興授爵者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

尊君賜也疏乃猶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

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疏卒受爵者自酌酬士

不使執爵者不以己尊孤人也前為士舉旅時大夫猶拜

至此不拜禮又殺義疏曰公所賜諸節亦俗卿席以明之

卒受者經未詳其人據下言大夫故以為大夫之節敖氏

曰大夫自實爵旅酬之禮也於是執爵者降以酬者自酌

且已亦與旅也張氏曰此實爵疏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

當是大夫自酌與之不使人代疏旅酌亦如之疏正義曰敖氏曰如其不拜而飲不拜而受

拜疏及自酌也張氏爾岐曰亦旅于階上而不

也拜疏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

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辭疏命徹冪者公意殷勤

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不言實賓疏正義曰敖氏曰冪

彌臣也君荅拜於上示不虛受也疏兩無之冪也命徹

冪者命執冪者遂徹之也徹之者示與臣下同此酒不自

異也任堂者皆降拜謝君意也士不拜賤不敢與君為禮

也云有命又云則見其然否不定也徹冪之節其在大夫

就席之時乎辭者辭之使升拜辭之而不敢從命小臣以

復于公公乃荅拜卒拜于下而不升成拜臣之正禮也必

辭之者以賓在其中也賓與羣臣皆卒拜于下禮宜然也

於此云辭者嫌旅拜則不必辭也不言賓及諸公文省凡

小臣辭皆公命之經特於始末兩著之以見其餘也褚氏

義禮正義卷十二燕二

寅亮曰徹幕在大夫旅畢士初行旅之時韋氏協夢云則
者承上之辭見公有命徹幕卿大夫即降拜也敖氏謂見
其然否不定之辭似未然方氏苞曰君命徹幕使羣臣盡
膳尊而卿大夫降拜反坐不復行爵士終旅是至此士亦
酌膳以相酬也蓋賓與卿大夫各受特賜之膳爵脫履升
堂又酌膳坐行以徧故不敢專君之惠而均諸羣士貴臣
推賢讓能不敢賴寵之義也燕之初卿大夫獻酬皆以散
至末而羣士皆飲膳示君之馭臣名分則親貴不敢假恩
義則疎賤不敢遺惟嚴於始乃可以厚終也禮之起教於
微渺類如此注云命徹幕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者李
氏如圭曰鄉飲酒賓至則徹幕者酒賓主共之君專大惠
其尊恐塵加之故有命乃徹之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
醉正臣禮也者方氏苞曰公不命升成拜何也此禮終而
總拜君之賜也異國之賓明日拜賜君不復見而聽其稽
首于門外故本國之臣聽其稽首于階下而不復命之升
成拜蓋以朝夕君所之人而拜賜于明日是自同於國客
也故必變其節而後各明其義焉云不言賓賓彌臣也者
以經但言卿大夫不言賓是賓彌自卑同於臣也云君荅
荅拜於上示不虛受也者燕義云禮遂升反坐士終旅于
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是也

上如初

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士方酌

拜訖反席士復終旅于西階上褚氏寅亮曰上已言士旅酌亦如之矣復言此者見士旅時有公命徹幕卿大夫降拜士暫止爵之事故俟其反坐而終旅也朱子曰案此士方旅酌而大夫降則爵止不行公辭而大夫復升士乃終旅於無算樂升歌間合無數也取
無算樂
歡而已其樂章亦然
疏正義曰注云其樂章但鄉樂已也

右燕末無算爵無算樂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

燭于庭閭人為大燭于門外

宵夜也燭燹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為位廣也閭人

門人也為作也作
大燭
以俟賓客出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閭人為大燭于門外唐石經無大字案大射亦無大字

注云宵夜也者歐陽氏修曰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

儀禮正義卷之二十一
盛氏曰燕禮行於朝退之後而賓主獻酢之節又繁不繼
以火則不能盡歡故詩與禮皆有夜飲之事若飲於臣家
則不可春秋傳載齊敬仲飲桓公酒而曰臣卜其晝未卜
其夜是也云燭燭也者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燭鄭注未熱
日燭但在地曰燎執之云燭詩庭燎之充傳云庭燎大燭
也箋云於庭設大燭周禮司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
庭燎故書墳為黃鄭司農曰黃燭麻燭也賈疏云古者未
有麻燭庭燎所依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
蜜灌之若今蠟燭陳氏免毛詩傳疏曰賈說非也巷伯傳
使執燭放乎旦而薪盡是薪蒸與麻蒸皆為燭庭燎為大
燭亦猶是爾吳氏廷華曰注以燭為燭疏引少儀抱燭注
謂未熱曰燭是燭特燭之未熱者耳此云執燭則已熱矣
據司烜疏謂人所執者用荆燭為之案周禮荃人注引喪
禮楚焯證之以楚焯即契所用灼龜燭謂炬其存火則燭
是已灼之炬此注以燭為燭亦指已熱者與少儀未熱之
說不符據曲禮注云古未有燭以炬照夜此疏亦謂古
無麻燭而用荆燭則燭當如荃氏燭契蓋樵薪之樵即木
耳彼疏謂鄭音為蔚取莊子燭火之義瑩瑩然也荆燭為
可然之木未熱則為木其名曰燭已熱則為燭此注以燭
為燭蓋推其未熱者言之要知燭與大燭皆是荆燭之已

熱者但大小有別耳至大燭庭燎之分據此經大燭在庭
則門內亦曰大燭不必曰庭燎矣余謂諸經多言執燭不
聞有執庭燎者大約燭可執燎不可執司烜墳燭可執之
燭也庭燎不可執之燭也在庭故稱庭詩及司烜庭燎是
也若在門則亦稱門闈人門燎是也則司烜注門內門外
之說固不足憑毛鄭詩說亦有未盡也釋官曰先鄭注周
禮云庶子宿衛之官周禮宮正職云國有故則令宿後鄭
注引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
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
下宮下室是諸侯之庶子掌宿衛與宮正同此經云執燭
于阼階上周禮諸子職無執燭之文宮正職曰宮中廟中
則執燭然則諸侯兼官庶子又兼周禮宮正之職與云甸
人掌共薪蒸者釋官曰左傳云甸設庭燎是執燭于庭其
職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國語甸
人積薪韋注甸人掌薪蒸之官與注合云闈人門人也者
釋官曰周禮闈人職曰大祭祀壻紀之事設門燎凡賓客
亦如之闈人所掌同鄭注周禮云闈人司昏晨以啟閉者
刑人墨者使守門春秋闈弒吳子餘祭公羊以為近刑人
左傳鬻拳自刎楚人以為大闈
是諸侯闈人亦使刑人為之也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

降取脯重疏正義曰郝氏曰賓醉燕以醉為節眾出以賓

夜飲不醉無歸又曰醉而不出是疏為節也取薦脯榮君惠也盛氏曰詩云厭厭

謂伐德故賓出必以醉為節也疏奏咳疏咳夏樂章也賓

節也凡夏以疏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雷遂出疏必賜鍾

掌以鐘鼓奏九夏今奏咳以節己用賜疏正義曰注云必

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古文賜作錫疏賜鍾人鐘人掌

以鐘鼓奏九夏者釋官曰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

鼓奏九夏諸侯鐘人所掌同去今奏咳以節己用賜脯以

報之明雖醉不忘禮者敖氏曰此非擊鐘以奏咳之鐘人

乃其黨之在旅食之位者先立於此因過而賜之以其同

事也方氏苞曰工笙竝受獻不宐獨遺於金奏故賓以薦

脯賜之九夏皆以鐘鼓奏而所賜惟鐘人以鑄師掌金奏

之鼓別無鼓人也賓及門內雷則奏咳者尙未離庭中之

位所受特其黨之立于門內者耳蓋以為禮也非飲食之

徹府史胥徒皆取分焉故以賓脯賜鐘人見其凡焦氏以

恕曰賓出奏咳以金聲玉振例之迨其至門內雷之時則

終擊而親授之此一說也或賓出至此明言賜之置諸

鍾人之旁側俟其終擊而取之亦一說也鍾人設有從者

相之賓過而子之以賜鐘人如敖氏所擬又一說也賓自

命從者徐以賜鐘人而已先至于門外亦又一說也經不

具說耳胡氏肇昕曰此不過言以薦脯賜掌鐘鼓奏九夏

者耳言鐘人以概其餘也不然奏九夏者非獨一鐘人賓

何為獨用賜脯以報之餘也敖氏擬議過拘焦氏尤為詞費古

文賜作錫者胡氏承琪疏卿大夫皆出疏隨賓公不送疏賓禮訖

日案賜正字錫段借字疏正義曰敖氏曰公與其臣燕而不送者以其不為獻主

也若於異國之臣雖不為正賓君雖不為獻主猶送之

郝氏曰賓本臣始無迎終亦無送也凌氏釋例曰凡君與

臣行禮皆不送燕禮大射儀賓出公不送覲禮侯氏出經

不送天子尊故不送也是臣與君行禮皆不送也又士相

見禮士見于大夫若嘗為臣者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

外考經文但云還贄于門外不云送是主人不送也士見

于大夫賓退送再拜是賓主之禮此嘗為臣者不送則君

臣之禮也又君賜之食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

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注不敢辭其降於己太崇不敢

當也下亦降也疏云士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

大夫臣中尊者亦得辭降也竊謂燕禮大射賓入不迎及

義禮正義

傳亦止善卷十一
庭公但降一等揖之然則賓出不送公亦當降一等揖之
此經之賜會亦是燕類經云君降送之蓋亦降一等與敖
氏曰送之亦當至門又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與下階則君
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其說皆非也
經云三辭即終辭也終不敢當君之降及門指大夫而言
非君送至門也君但降而已不送至門證以燕禮大射則
禮之通例明矣又士昏禮親迎賓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
不降送注主人不降送禮不參此因壻與女行禮故女父
不送非君
臣之禮也

右燕畢賓出

公與客燕

謂四方之使者

疏

正義曰賈疏云此下論與異國臣將燕使卿大夫就館戒客之辭事但燕

異國卿大夫與臣子同唯戒賓為異故於禮末特見之也

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

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

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以其爵寡鮮也猶

言少德謙也腆善也上介出請入告古文腆皆作珍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

疏

正義曰注云禮使人各以其爵

者公會大夫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是也云上介出請入告者亦約公會大夫之文云腆善也又云古文腆皆作珍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者胡氏承瑛曰腆正字珍古文段借字詩新臺籩條不珍箋云珍當作腆腆善也與此訓同毛詩古文段珍為腆與禮經古文亦同胡氏肇昕曰此鄭參合古今文而酌用之也古文作珍段借字故從今文作腆今文無之文不**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備故從古文有之**

臣臣敢辭

上介出答主國使者辭也私謂獨受恩厚也君無所為辱賜於使臣謙不敢當也敢者怖懼用

勢決**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謂獨受恩厚也受徐本作有之辭

謂獨受恩厚也者李氏微之曰私之言屬也謙詞也春秋傳載叔孫穆子之言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

之茅夷鴻告吳人之言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

百乘君之私也此可見矣敖氏曰客自謙不敢以敵國之

使自處故云然云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者謂聞命怖懼

用勢直決之辭也褚氏寅亮曰或晉使聘于邾滕豈有反

義禮正義

卷十二燕二

三

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重傳命固如故疏正義曰張

使者重傳命戒客客重使上介致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

得命敢不從許之也於是出見主國使者辭疏正義曰張

使者三請而客許之今文無使某鄭不從者無使某則文不備且上兩請皆有使某也致命曰寡君

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致

君貶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賜也猶夔

從使者拜君之賜命猶謙不必辭也疏正義曰此賓對使者之辭也教氏曰

於是大夫還賓遂從之

右公與客燕

記

燕朝服于寢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

今薛雍十月行此燕禮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疏正義曰注云謂冠玄端緇帶

士冠禮之文教氏曰朝服兼君臣而言也玄端玄冠素裳

緇帶素鞞白履士之朝服也大夫冠衣之屬皆與士同惟

襪帶以玄黃為異若人君則又朱綠帶也其餘亦與士同

玉藻曰大帶四寸襪帶君朱綠大夫玄黃士緇帶二寸再

繚四寸是其異也云燕於路寢相親昵也者燕以娛賓取

其和樂故饗於廟而燕則於寢相親昵之義也引漢法者

見所服者與經所言或異也吳氏廷華曰據士冠禮素裳

白履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履也案特性記朝服

玄冠緇帶緇鞞可見朝服鞞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

履非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也明非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此

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氏俱有通解經注皆無亨于門外東方門外

臣所疏飲亨于堂東北不在外者臣禮宜主人親供也教

掌也疏飲亨于堂東北不在外者臣禮宜主人親供也教

氏曰門外東方爨所不在也故於焉亨之古者若與四方之

寢廟之門外皆有爨吉則在東凶則在西

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

會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小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告饌

臣請執筯請羞者乃迎賓也疏具設執筯等又公會所無

賓客略如燕其臣之禮疏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

有胥不嘑肺不啐酒其介為賓疏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

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為

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

宜敬也胥折俎也不嘑啐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而

上公降迎上介以為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公既

獻苟敬乃賡觚羣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主國君饗時饗

臣即位如燕也疏徐本作鄉釋文集釋通解楊氏俱作

饗陸氏曰或作鄉非案疏亦作鄉然以聘禮記賓為苟敬

注考之作饗為是彼注與此注文異義同彼言饗會此專

言饗者春秋僖二十五年左氏傳曰晉侯朝王王饗醴命

之宥是饗有進醴之事與燕同類故對言之且饗會與燕

其事相連若聘後禮賓自為一事何容相較乎且聘禮注

云今文饗皆作鄉則鄉饗古通用此注即作鄉亦當讀為

饗不當讀為鄉也今燕又且獻焉且徐本集釋通解楊氏

俱作宥○李氏如圭曰饗會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

既親獻也故燕以介為賓而席賓於諸公之坐以介為賓

而後公可以無親獻也苟敬之席在公之左春秋傳宋公

與魯叔孫昭子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右坐者居公

之右改禮坐也不嘑啐如卿之禮苟者聊且粗略之意苟

敬猶曰殺敬也敖氏曰苟誠也實也苟敬者國君於外臣

所燕者之稱號也其類亦猶鄉飲酒之介遵矣此燕主為

賓而設賓於是時雖不為正賓而實為主君之所敬故以

賓為苟敬也此席當有加席與會禮者同而東上公與賓

既揖讓升公拜至賓答拜公乃揖賓各就其席公降擯者

以命命上介為賓上介禮辭許再拜稽首公答拜上介出

公乃升就席擯者納賓皆如羣臣為賓之禮必以上介為

賓者禮君與臣燕其為賓者不以公卿而以大夫雖燕異

國之臣宜亦如之賓卿也上介大夫也此其不以賓為賓

而以上介為賓也與阼階之西諸公之位也席苟敬於是

皆有胥皆尊異之不嘑啐者辟正賓又下記言與卿燕則

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此以介為賓固足以明

儀禮正義

卷十二

三

其卿為聘使之禮若大夫為聘使則燕賓其以主國之大
 夫為之與盛氏曰苟敬之義敖氏得之而其解以賓為苟
 敬以介為賓之故則非也蓋燕禮輕於饗而外臣與已國
 之臣又有閒若以聘賓為燕賓公親獻與則賓意既有所
 不安且非所以申款曲致殷勤也使宰獻與則與待已國
 之臣無異又非所以尊賓也於是席之於君側諸公之位
 不啻不啻其禮似殺於賓而折俎之設又有非已國諸公
 所得同者則其敬之也不以文而以實矣故以是名之與
 必以介為賓者聘禮云于賓壹食再饗介壹食壹饗其與
 賓行禮之時介每為賓所厭而不得以伸我敬焉故必特
 為介設食饗之禮至燕則合之而以介為正賓則其所以
 待介者亦不薄也此其斟酌尊卑豐殺之宜化裁乎賓主
 君臣之道洵有非聖人不能為者蓋禮以義起而義由內
 出孟子所謂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亦此意也豈必
 卿為聘使而後以其介為賓哉褚氏寅亮曰如敖說則反
 主為客矣即以聘使為賓亦無所嫌但無苟敬之席耳苟
 敬之席在外臣則聘賓也在本國則諸公也二者之外則
 無矣若公所與燕者或卿或大夫自各從其本位耳朱子
 謂所與燕者雖不為賓亦當如苟敬恐未然倘有諸公位
 之於何處邪不啻酒則亦不告旨矣胡氏肇昕曰此經苟

敬人各為說訖無定論鄭注且假之義郝氏極排之而戴
 氏震別自為說以為說文苟自急敕也音棘从羊省與苟
 且字不同近時說經者如翁氏方綱陳氏壽祺洪氏頤煊
 等皆從其說而王尚書經義述聞則云敖氏戴氏之說皆
 非也下文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注
 曰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賓主敬也是主人
 於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為賓而就諸公之位
 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恭敬故
 謂之苟敬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注曰燕私
 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
 為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為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
 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義命為苟敬者所以別於正
 賓之全主敬也若訓為主君之所誠敬及自急敕而敬賓
 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矣非經意也胡氏肇昕曰
 此解推求經注之義與情事恰合蓋賓席於諸公之位其
 禮已殺其敬亦殺與鄉飲酒之遵者相等飲酒之禮遵者
 不啻肺不啻酒此注云不啻啻似若遵者然也尊者即遵
 者謂此賓似若遵者然也戴氏以說文苟字說之義雖新
 而與經不合敖氏之說亦牽強至方氏苞謂苟當作者則
 益穿鑿矣張氏爾岐曰苟敬者坐近君側而簡於禮儀疑
 義禮正義 卷十二 燕二

於苟矣實則敬之無膳尊無膳爵降尊以就卑也疏正義曰注云

者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注本於此李氏如圭曰不自尊別於外臣敖氏曰膳尊瓦

大也膳爵象解也所燕者非己臣子故不立自異然則尊

也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不以所與

者燕為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

堵父為客此之謂也君恆以大夫為賓者大夫卑雖尊之

猶遠於君今文疏曰正義曰注君但以大夫為賓者校勘記

無則下無燕疏曰但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恆與單

疏述注合陳本誤作恒賈疏云此謂與己臣子燕法朱

子曰公所與燕者雖不為賓亦當如異國之賓為苟敬也

敖氏曰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者嫌為賓或當降於所燕

也公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者嫌為賓者或當降於所燕

者一等如上例也必以大夫為賓者賓位於堂且與君為

禮宜用稍尊者也不以公卿為之者以其太尊於主人故

也盛氏曰不以公卿為賓自是明嫌之義敖云以其太尊

於主人似曲賓為苟敬唯燕四方聘客則然若己國之臣

各有位次昨階西北面之位非諸公莫敢居也朱子之說

亦未能以為然注引公文伯者事見魯語今文無則

下無燕鄭不從者以其文不備故從古文也吳氏廷華曰

聘禮上介鄭注以為大夫則上介為賓即大夫為賓也方

氏苞曰賈疏云不以公卿為賓者恐逼君古者五十方為

大夫累日積久以至孤卿年必過者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亦量其筋力難勝畏逼則聘賓之受饗本國公卿羞膳者

與執冪者皆士也

尊君也膳疏正義曰敖氏曰經但云請

見其爵故明記之注云尊君也膳宰卑於士者盛氏曰

士上士也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凡位於西方者皆是膳宰

即周禮膳夫也膳夫上士則膳宰非上士明矣故注云膳

宰卑於士釋官曰天子膳夫有上士中士下士諸侯之膳

宰以中士為長亦當有下士為之佐小膳宰蓋下士之屬

經不見羞膳者與執冪者之爵故記特著其為士羞膳者

亮曰惟薦則公以士賓以膳宰以見等差至設折俎則同以膳宰矣此言羞膳者士而不別言羞賓之人則亦同君而見自賓而外卿大夫同豈專指大夫以下乎羞卿者小

膳宰也膳宰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以經不辨其人故氏苞曰侍著小膳宰明羞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膳與賓者皆膳宰正也

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闕肆夏樂章也今以鍾鐃播之鼓

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疏正義曰敖氏曰君與臣燕不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以樂納賓常禮也其或於此

用樂者在君所欲耳及庭而奏肆夏尊賓也未卒爵而樂闕辟君也必於此而樂闕者亦以其為獻禮一節之終也

公受爵而奏以其獻禮始於此也卒爵乃闕獻禮之終也此蓋以樂與其禮相為終始亦足以見尊君之義矣盛氏

曰以樂納賓亦謂與四方之賓燕也賓即其上介也聘賓為苟敬公迎之于大門內而不以樂其介為賓則亦擯者

納之及庭公降一等揖之而以樂所以寵異之也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非蓋卿大夫有王事之勞

是公所與燕者也賓則他大夫也既不以所與燕者為賓何取乎納賓之時而奏此樂以尊之乎肆夏逸詩也周禮

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又鐘師職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與此名雖同而音節必異若皆頌之族類

必非諸侯所敢用且彼是迎尸送尸之樂歌而王出入於大寢亦用以為行節燕禮納賓於義何取鄭即以金奏釋

此亦誤拜酒謂賓既啐酒而拜告旨之時也闕止也樂終日闕必於此時樂闕者升堂而樂闕則嫌於兩君相見也

卒爵而樂闕則嫌於獻公也故以是為節與獻公亦以樂因賓也賓於獻時樂未闕獻公若否則非尊君之義矣卒

爵乃闕明此樂為獻而奏也金氏鶚曰燕聘賓及庭而奏肆夏兩君相見則入大門即奏肆夏此其異也且樂章亦

殊禮謂燕他國大夫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為使臣不敢與聞蓋諸侯燕聘賓唯用肆夏

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乃得備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三夏也外傳謂金奏肆夏繁過渠肆夏其一

繁過其二渠其三以肆夏統之故曰肆夏之三猶文王大

明繇三篇稱文王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萃稱鹿鳴之三

義禮正義卷十二燕二

三

也又樂關亦有異記言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關是賓未卒爵也郊特牲言卒爵而樂關當兼賓主言蓋諸侯為賓其禮宜隆故樂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新宮小雅逸篇也管關必待卒爵也正義曰敖氏曰歌鹿鳴之三也大射云三終謂三終也疏是也凡升歌皆歌三篇不止一篇而已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大射儀曰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足以明之矣舊說謂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三三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也於歌與管但言篇名於笙言三成文互見也褚氏寅亮曰此見納賓以樂之異於常燕也常燕則工歌鹿鳴之三而笙奏南陔三詩此則升歌同而堂所奏之詩所用之器不同故別言之考周官笙師管笙等皆用其所掌則管奏亦屬笙師故笙入取下管之文管指器笙指職一也若謂管新宮後而始入則吹管者何人三成者何詩俱不可通周公時已有新宮其非斯干可知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其有辭可知故注云小雅逸篇吳氏廷華曰或謂新宮乃宮之子聲以之奏南陔白華華黍也將終則和以笙而樂成江氏筠曰經言升歌者四而文有不同此經與鄉飲酒禮皆云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大射云乃歌鹿鳴三終此

記云升歌鹿鳴於此無注於大射則謂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敖氏於此云歌鹿鳴之三也大射云三終是也於大射云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鄉飲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而其義曰工歌三終則益可見矣案敖正鄭之失明矣然鄭於大射與敖說異其於此記當與敖說同蓋其所以無注者以記所用之篇數與經不殊注已詳於經則於此不言可知也知鄭意如此者鄭謂大射不歌下二篇略於勞苦與諮事耳此無射事本於樂不略又鄭謂所燕為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而四牡皇皇者華一為勞使臣之詩一為遣使臣之詩鄭論用此二詩之義於四牡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於皇皇者華云采其更自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則以用之於賓較諸經所燕之賓尤於事情為切合有三詩並用者乎此記視大射儀並少三終二字而鄭猶不得岐經記而言而反於彼為異說則即鄭之於此足以正彼注之非又即此記之文足以明彼文之義矣注云新宮小雅逸篇也者李氏如圭曰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即斯干之詩江氏筠曰樂賓有笙歌間合四節四節之外別有下管輕言下管者義禮王義卷十二燕二

二此記下管新宮大射乃管新宮三終是也此記樂共四節始升歌次下管次笙入次合樂疏則管笙為一節云笙入三成者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也大射升歌後惟下管一節而別無笙入文注云笙從上而入吹蕩以播新宮之樂也教氏謂管與新宮為二於此云歌者降而大射云文承大師少師降立之下明是降者管之春官大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是也案教說是也蓋大射乃管新宮上云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考鄉射禮工之遷樂在司馬命張侯命倚旌後今何以司正猶未立而即行遷樂于下是明為管故而降堂早也其下云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站之東南南面北上坐考鄉射禮工于降時即就阼階之東南南面前三筭西面北上坐今何以先立西縣鼓北至卒管而後遷于東是明為管故而就位遲也又既管後經不云獻注以為略下樂通考全經凡工於就事訖無不得獻者此燕與鄉飲升歌獻工笙奏獻笙鄉射唯有合樂笙工竝為亦俱有獻惟得獻訖而後就事者其於事訖之時則不復重獻故此燕與鄉飲閒合不獻然則即經之不云獻而管者之即為大師益明矣蓋自來於下字俱以地言鄭意以此下管之下為笙入

堂下之下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土匏竹在下匏指笙竹指管義非無據然就此記文案之於歌言升於管言下於笙言入則所謂下者明是指人言之謂下堂而非堂下也又仲尼燕居云下而管象益可明矣遂合鄉樂

鄉樂周南召南六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不閒歌教氏曰篇言遂者不閒也疏不閒者或以樂已盛於上故於此殺之與獻時不奏肆夏則不下管乃有閒盛氏曰燕樂只四節謂歌笙閒合也此則有管而無閒亦取合四節之數與褚氏寅亮曰此無閒歌亦異若舞則勺勺頌篇告成大武常燕經云遂明不用閒之意若舞則勺勺頌篇告成大武於鑾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既疏正義曰校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疏勘記曰注大武武誤作舞張氏爾岐曰升歌不盡鹿鳴以下三篇而但歌鹿鳴下管不奏南陔白華華黍而管新宮不用閒歌笙入三終而遂合鄉樂又或為之舞而歌勺以為節皆與常燕異初既以樂納之及作正樂又有此異節以其有王事之勞故特異之也盛氏曰張說歌管之法與教異當以教為正注云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者周頌酌篇序文鄭以勺即酌也云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者賈疏引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謂秉干以奏勺詩也義禮正義卷十二燕二

盛氏曰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疏家謂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然則勺蓋文舞之小者故燕禮得用之朱子詩集傳云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是舞勺當用羽籥疏引公羊傳以爲干舞蓋非先儒以象爲維清勺爲酌皆周頌之篇而舞時歌以爲節今亦相承解之然未見其必然也惟公與賓有俎主於燕其餘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惟徐本作唯錯出不悉校注云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者李氏如圭曰大射公卿皆有俎敖氏曰經文已明記復言之者嫌所與燕者或當有俎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授公釋此辭不敢必受之如異國之賓然也疏正義曰敖氏曰奏進也命謂君受與否之命注云授公釋此辭不敢必受之者賈疏云謂主人獻公賓賡解于公雖非獻亦釋此辭也盛氏曰主人親授公爵故釋此辭二大夫及賓賡解皆奠于薦南示不敢必君舉之意無庸釋此辭凡公所辭皆栗階栗蹙也謂越等疏正義曰敖氏曰凡公所辭辭拜下也栗階猶歷階凡升階兩足而升其禮則然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躐階栗與歷聲相近郝氏曰凡公所辭辭拜下也栗階猶歷階凡升階兩足

竝一級更進曰拾一足一級曰歷張凡栗階不過二等始氏爾岐曰辭者辭其拜下命之升也凡堂及階尊者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疏正義曰賈疏云凡堂及階尊者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高而多卑者庫而少案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三等階以此推之則一尺爲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言凡則天子九等已下至士三等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也故曲禮云涉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卽聚足也天子以下皆留上等爲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禮記云主人之升降散等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檀弓云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辟靈公躐階而走是也敖氏曰凡公所辭者也不過二等明雖急趨君命猶有節也二等階之上二等也以諸侯七等之階言之則至五等左右足乃各一發盡義禮正義卷十二燕二

階則復聚足然後升堂凌氏釋例曰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
 所辭則栗階考連步是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
 于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惟此二節平敵
 升階經不云連步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疏所
 云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敖氏曰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
 階階栗與歷聲相近竊謂歷階當即是栗階疏不必強生
 分別若趙盾階階疑非行禮常法敖氏乃以下階當之似
 未可從蓋禮經降階無君辭之事也又禘記祭主人之升
 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鄭注散等栗階此言
 練故鄭云略威儀也考士虞禮升降本不散等以有兄弟之
 威故鄭云略威儀也考士虞禮升降本不散等以有兄弟之
 錄曰案注意將至堂二等乃栗階為略與燕禮不同經義聞斯
 九等則七等以下仍連步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則五等以
 下仍連步故云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也考古人升堂止
 二法曲禮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
 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尋常之法
 若急趨君命則栗階栗猶歷也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
 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足不相併閱歷而上故曰
 栗階但不得超越而過故曰不過
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
 二等也疏謂升降有過故曰不過

臣 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擯者昨階下告於公還面階(疏)
 正義曰敖氏曰凡四舉旅之禮請於擯者侍臣侍飲
 之臣也其禮見大射儀注云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者
 張氏爾岐曰賓受公虛爵自酌升拜公答
 拜於是時請之擯者已下約大射之文
凡薦與羞者小
膳宰也 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疏)正義曰校勘
 羞者通解無與字注小膳宰宰下徐本集釋通記曰凡薦與
 字案有者字與疏引注合注云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
 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亦士者敖氏曰此無
 於大夫以下者也上言羞卿者小膳宰者釋經文也此無
 所釋故并薦言之文法宜然也然則經言羞膳羞卿之類
 亦并薦言之明矣盛氏曰經云羞庶羞不言其人故記著
 之凡公賓卿大夫士以下無羞薦進也與猶以也或
 曰行文羞庶羞也謂以庶羞進者皆小膳宰也獻禮重故
 薦脯醢者異之脫履升坐以後禮益殺故薦庶羞者同之
 觀此則經記中所謂羞膳羞卿者皆專指薦庶羞而言明
 矣經於賓云膳宰薦脯醢于公云士薦脯醢記亦云羞膳
 者士士尊於膳宰也於卿之薦經不言其人而記著之曰

義禮王食
 卷十二 燕二

羞卿者小膳宰也。小膳宰卑於膳宰也。經於主人云胥薦胥又卑於小膳宰也。於大夫以下皆不言薦之。主人記亦不著之者，以胥是最卑主人，既用胥則薦在主人之後者，可知也。薦脯醢者，尊卑之差如此。釋官曰：上言羞卿者，小膳宰所以別於賓見羞賓與君者，皆膳宰也。此復言凡有薦與羞者，小膳宰又推而廣之，見大夫以下與卿同也。

內羞 謂羞豆之實，醢醢粉粉。中義曰：教氏曰：內羞即房羞。內羞同時進之。注云：羞豆之實，醢醢粉粉者，籩人文。羞籩之實，糗餌粉羞者，籩人文。教氏曰：注以周官醢人籩人職所言羞豆羞籩之實為此。內羞禮恐或然，但未必其皆用之也。郝氏曰：內羞自中饋女工出者，外庖所煎和日庶羞盛氏曰：周禮籩人醢人皆君與射則為下射袒以奄及女奴為之。此郝說之所本也。

朱孺樂作而后就物 君疏：正義曰：教氏曰：言與射則小臣以巾授矢稍屬。君尊不疏：君於燕射或時不與矣。爾岐曰：稍屬者發一矢復授一矢也。盛氏曰：稍屬猶漸也。屬則授之。郝氏曰：稍屬四矢稍稍連屬不絕以授君也。張氏

猶付也。稍屬謂以四矢稍稍付公，不并授也。張說得之。蓋以下記及大射儀考之，公既發一矢，必使人執弓以俟其耦耦亦一發而后公再發。不以樂志，疎：正義曰：教氏通不以樂志者，言其每發不以樂之節為識而必欲應之也。此亦優君也。盛氏曰：不以樂志者，謂雖不與鼓節相應亦得釋算也。凡射者不鼓不旣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侯復發也不使疏：正義曰：教氏曰：受弓以授弓人，蓋卒射大射正燕射輕疏：正義曰：教氏曰：受弓以授弓人，蓋卒射文與郝氏曰：凡射侯同耦揖降發畢弓猶在手，惟君旣發小臣即受弓以授弓人。不侯同耦也。盛氏曰：大射儀云：公旣發大射正受弓而侯拾發以將乘矢，此以弓人代大射正之役。故注云：燕射輕也。必由小臣授之者，弓人疎且賤不敢親受之於君也。然則其授弓也亦小臣受之於弓人。以授弓與每發必使人執弓而侯亦君禮之異者也。教疑此有脫文。非旣發發一矢也。郝以爲發畢亦非釋官曰：弓人注疏未詳其職。以周禮膳人考之，疑即其官。繕人職云：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挾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注贊授之受之疏案大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焉者大僕

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諸侯以小臣當大僕之官此云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故知弓人即周禮繕人考工記有弓人為弓不上射退于物一筈既發則答君而俟對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答對徐本集釋俱有此注通解無各本竝脫注云答對者張氏爾岐曰面鄉君也若

飲君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疏**正義曰賈疏飲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為夾爵胡氏肇昕曰鄉射

記云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據注云賓飲之如燕勝觚則經文燕上當**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纁襦**疏**正義曰鄉射大

亦有如字**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厭於君**疏**夫與士射則袒纁襦此對君則肉袒**若與四方之賓燕勝爵曰臣受賜矣臣**

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鄉者酬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疏**正禮殺賓降洗升勝解於公答恩惠也

疏正義曰注謂公卿者酌之校勘記曰卿諸本俱作鄉唯嚴鍾楊氏與此同酌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酬案此本雖作卿

而仍載許亮反之音明係鄉字偶失校耳○敖氏曰賓謂介為賓者也執爵似指鄉之勝解者而言贊猶佐也盛氏

曰賓勝解于公之時則釋此辭也吳氏廷華曰不敢斥言勝解于公故謂贊執爵者蓋若執爵者勝公而賓贊之耳

注云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者張氏爾岐**相者對曰吾**日賓勝爵在坐燕之後故云事實之禮殺也

子無自辱焉辭之也對答之也亦告**疏**正義曰敖氏曰此下備見之也**有房中之樂**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

之所諷誦以**疏**正義曰注弦歌校勘記曰絃徐本作弦與事其君子**疏**單疏標目合○陳氏暘曰周禮磬師教縵

樂燕樂之鐘磬詩云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鐘磬也毛萇侯苞孫毓皆云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

肅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蕭純云婦人尚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鐘是不深考關雖磬師之過也賈公彥亦謂

以祭祀則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是以文先儒之過又從而為之辭也唐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鐘磬以十二大磬代

之是不知一音不備不足以為樂也敖氏云奏之于房故云房中之樂蓋別於堂上堂下之樂也郝氏曰房中之樂

所謂縵樂也無鐘鼓而有管弦奏之房中詩云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周禮春官旋人掌散樂賓客以舞其燕樂即房

義禮正義卷十二燕

二

三

四

五

六

傳元正事
中之樂也又曰席中之樂繫之末簡其非盡雅樂可知鄭
必以二南當之亦非也張氏爾岐曰疏云承上文與四方
之賓燕乃有之愚謂常燕有無算樂恐亦未必不有也盛
氏曰鄭氏樵云古之達禮三一日燕二日享三日祀所謂
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日風二
日雅三日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
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然則作樂
以行禮舍風雅頌莫由也頌為郊廟祭祀之樂歌大雅之
體亦肅穆宏達諸侯以下用者鮮焉其上下通用者不過
小雅鹿鳴南陔以下十二詩及二南耳詩云以雅以南以
籥不僭非是則不免於僭也湛露彤弓亦屬小雅而諸侯
歌以燕客猶取譏焉矧其他乎燕禮升歌笙閒以小雅合
以二南若以樂納賓升歌管笙以小雅亦合以二南以是
差之則房中之樂其為二南無疑也程子曰二南之詩為
教于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而謂之正風朱子亦謂周公制禮作樂采文
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為房中之樂而
又推之以及于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
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其
旨蓋深遠矣郝氏乃謂其非盡雅樂是以後世之黃帳外

樂疑聖人也何其陋哉至其用鐘磬與否則先儒之說各
有異同今又後之數千載音樂久失傳將何以定其孰非
而孰是然以義推之則康成王肅之論亦未可盡非也蓋
古者樂縣之制必視其人以為之等是故天子諸侯鐘磬
鑄俱有大夫以下無鑄諸侯之士又無鐘其卿大夫之有
金石必待有功而後賜之誠以樂主乎敬而地道尚靜故
也后夫人之德尤以幽閒貞靜為主其於金石之樂似非
所宜一也樂之設也各有其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琴瑟
在堂鐘鼓在庭皆一定之謂毋相亂也此樂奏之于房中
非設縣之所二也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中
而已漢書亦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
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
管更名曰安世樂然則漢之安世即房中之遺響也史臣
但云備其簫管而不及其他此亦無鐘磬之一證矣或謂
安世房中歌有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廷何以知其無鐘磬
邪曰安世樂蓋用之於禱祠此特序其祭祀之時張此樂
縣耳非謂歌此詩者在庭而不在房矣然則周禮所謂燕樂
又可見其宮縣之在庭而不在房矣然則周禮所謂燕樂
鄭即於房中之樂釋之何邪曰燕樂有鐘磬有舞教於磬
師掌於旄人皆謂在庭之樂非房中也特是祭祀賓客之

義豐王

卷十二燕二

三

傳而正事
時房中之弦歌既作則在庭之樂皆應之而舞者亦取節
於是焉猶合鄉樂之意也以其因燕而作故皆謂之燕樂
燕之爲樂也既有在庭之意又有房中之樂其羞也既有
庭羞而又有內羞此可以見君之厚其臣者蓋有加而無
已矣內羞與房中之樂皆不見於君之加厚非常典也關
樂之小者也且云有者見其出於君之加厚非常典也關
睢之卒章曰鐘鼓樂之者詩人以既得淑女而狀其懽欣
和悅之意耳先儒以朝廷贊見之際釋之是已若援以爲
房中之樂之證則出於傳會而陳氏取之過矣
唐人采蕭統之說去鐘而用磬亦一偏之見也

程